

12

13

14

7.63
5.8-6

工之歌

麗尼
天馬
尹庚

著
二九
主編

鄭安仁



857.68
636.8-6

目錄



3 0528 5035 5

江之歌	4
夜店.....	22
鬧市.....	30
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	36
惡夢.....	44
來到海濱.....	58

江之歌



江如同一條憤怒的野獸，咆哮地衝着，衝過了灘和峽，衝過了田野和市鎮；而在這裏，在衝過了一個峽口以後，就瀑布一般地傾瀉下來了。

六月，江裏發着山洪的時候。

酷熱的一天過去了，黃昏慢慢地落到了奔流着的水上。太陽已經沉到遠遠的山崗裏，天上祇浮着幾片白雲，搖動着，不知在什麼時候就隱沒到不可知的遠方。江太寬，望不見邊際，有一層霧籠罩着空曠的江水，而在這朦朦底外邊，躺着了巨大的平原。一息微風吹了過來，帶來了涼爽，也帶來了黑夜。江是平寂的，除了漩渦碰擊着船頭，發出空洞的嘩喇嘩喇的響聲以外，就聽不見別的聲音。

船在江心行着，一隻小船，迎着逆流的水——我和我底船夫控制着不羈的小船，在這薄暮的空江之上。

我正是年少，然而我底船夫則已年老；花白的鬚鬚鋪滿了他底臉面。他兩手握著槳，迎着水勢把雙槳槳下，口裏唱着歷代所遺傳的不知名的古曲，枯嘎的噪音佈滿了整個江面，如同一陣旋風掠過水上，捲起一些迴曲的波紋。我坐在船尾，謹慎地隨著水底來向而搖擺著舵子，聽著老人底歌唱，望著奔流而放蕩的大水向着船頭沖擊，止不住地戰慄着了。

『當心，前面大漩渦子！』忽地老船夫停止了歌唱，高聲地警告了。我也提起精神，留神地望着前面。

前面是洶湧着的水。我們知道這洶湧是會沒有休息的。祇是，我底心禁不住地躍動了，手也不自覺地抖了起來。我想要呼喊，然而呼喊不出。江是太寬了，而且薄霧罩住了邊岸，朦朧了那無際的平原，祇有水聲在大江之中作着嘩喇嘩喇的響聲，直鑽透了我底心底，使我不能支持。

『危險的生涯啊！』我低著頭想了；『一種將

生命當作了兒戲的生涯。江水是無情的，一個不經意，來不及閃避，我們就全會沉沒了。』

我想到了這危險的江心，這可怕的行程；想到我們底船應當靠着岸邊，不能再在江心掙扎。我底手戰慄着，不安地把着舵桿。

『水上漂老兄，靠岸走吧，天已經不早了。』

然而，望見老人底雙手和全身底運動，我底聲音在中間不禁抖擻了。

『什麼？靠岸走？』老人回答着，聲音是憤怒的；『你以為這樣的水我就爬不上去麼？一年三百六十天，一百八十天走流水，一百八十天走慢水，都是走過的。』

我感覺慚愧了。我應當怎樣說呢？我，一個十六歲的小夥子，我能夠藐視一個六十歲的老人麼？我底手能夠像他底一樣暴露着青筋麼？我底手能夠像他底那樣作出強悍而迅速的運動麼？老人似乎是受了侮辱，身體更向前挺，兩隻如鐵一樣的手臂也運動得更為沉重了。

水仍然在猛烈地流，嘩喇嘩喇的響聲比以前更爲響亮。大江上面，霧更濃了，黑夜垂下了牠底厚而重的幕幔，壓了下來，幾乎使人暈眩。幾畝田地般大的漩渦，拖帶着上游被大水所拆毀的屋子底碎片，猛烈地撞向了船頭，發出一陣憤怒的咒詛，又從船底溜了過去，而接着，一陣嘩喇嘩喇的響聲就被遺棄在船後了。

老人沒有歌唱，祇是無聲地用力把着槳，往水裏殺下去。濃霧隔住了天上的星斗，遮住了一切的光明。江上，彷彿有無數的黑影在浮動，在互相衝撞，而小船就在這黑影下面，溯着江流而向前奮進了。

我隨着水勢把舵尾掌着，心中感覺得無限的寂寞和恐懼。我想着我正是十六歲，最好的年歲呢。然而，我該是多麼怯弱。在我面前把着槳的是一個老年的人，他有着太長的灰白頭髮和鬚鬚，他有着因爲年老而尖削了的下巴和陷落的了眼睛，然而，他却是強悍而康健的，他底手臂可以舉起我底整個

單弱的身體，這於他是不會費什麼氣力的。他是強悍而且康健的，他比這逆流着的水還強。他是在掙扎着，在角逐着；他把命運拋到了他所看不見的地方，而完全信賴了他底兩隻手臂。

我舉起一隻手臂來，試試我底氣力，然而，船一搖擺，我就重新迷失在恐懼之中了。

夜靜得可怕，祇有逆流碰着船頭和老人底雙槳挑着流水所發出的空洞的響聲。我底心空虛得好像一張白紙；是有誰在那白紙上面畫出了無數細薄的絲網，將我牢牢地縛住。

老人咳嗽了一聲，是預備要提起他那枯槁的嗓子來罵人了；然而，却並不開口，祇是把雙槳拚命在水上打着，發出了令人戰慄的響聲。

是多麼單調，多麼淒涼，又是多麼憤怒，多麼不調和的聲音啊！

我感覺得我底心結成了一個冰塊，我感覺得我會窒息。我忍不住低聲嘆息了。

『「唉」什麼的，老三？』水上漂在沉重地問
(8)

了。

『沒有什麼，老兄。』我回答着，心裏感覺了一陣慚愧。

『水缸子裏面是不許「唉」的，曉得吧？』他底聲音是那麼沉重，使我不能反抗。我怎麼能夠反抗呢？我能『唉』麼？一個十六歲的小夥子，正是少壯的時候呢。

然而，水是這樣急，江是這樣寬，而且，夜是這樣暗，這樣寂寞——我能夠怎樣呢？我想要呼嘯了，但是，我呼嘯不出，似乎是有一塊石頭壓在我底胸膛，使我不能喘息。

我輕輕地喊道：『水上漂老兄……』

『喊我做什麼？』水上漂無精打彩地回答。

『唉，沒有什麼。我請你唱一個歌兒。』

『唱歌兒麼？』

『是的，唱一個歌兒，太靜了。』

『唱什麼歌呢？這樣黑，這種霧，他媽的，鬼氣！老三，這樣的黑夜唱什麼歌呀？不用唱了罷，

黑夜好行船。』

逆流從船底沖了過去，聲音極其響亮，老人把槳打得更密，我們底船是在掙扎之中向着逆水往上爬着了。

我底手戰慄着，心上似乎圍上了不知多少層細薄的網膜，我不知道怎樣把這些可怕的網膜撕去。我想認真地看一看老人底臉面，然而夜是黑暗的，而且他祇是把他底背朝了我，向着前面，永遠也不回過頭來。

黑夜是沉默的，我想我會在這黑夜之中悶死。我坐在船尾，看着迷濛中的江流，想到我們是在這激流之中衝闖，向前闖去，闖去，闖到什麼地方？一隻小船，在這樣的江流之上，一老一少，一個苦苦地打着槳，一個戰慄地把着舵，向着這逆流往上爬，這到底是為什麼？我想到這江上的生涯，黑夜的航行，與這逆流的鬥爭，我想到我和我底老船夫底命運——一種憂鬱鎖住了我，使我禁不住要哭了出來。但是，聽着了那年老的同伴，他在前面奮力

(10)

地打着槳，呼吸着康健的氣息，忿忿地斥罵着水太溜，我變得慚愧了，我不知道我應當怎樣安置我自己。

忽然，一聲咳嗽打破了眼前的靜寂，我底老同伴是要說話了。

『喂，老三，真的要唱麼？』

我感覺得如釋重負，急忙地回答：

『真的呢，誰開玩笑呢？』

『你要我哭喪似地唱麼？在這樣黑夜，唱起歌來多少是有些鬼氣的。』

『總比這樣靜着好吧？老實說，水上漂老兄，再靜下去，我真會哭了。』

沒有回答，沈默更加緊了。

——祇希望有一個歌啊！祇希望有誰能開口，就是放聲哭，也是好的。

而一種沉鬱的原始的歌聲就從水上湧出來了：

『我站在這水邊呀，啲啲，

好娘兒呀，來喲；
抱着了你喲，水裏跳呀，
今生做不得好夫妻，
來生再脫胎呀，喲喲。

『把你底腰兒抱呀，喲喲，
不想跳呀，乖喲：
親個嘴兒喲，望一望呀，
你這般俊俏的娘兒，
我們搭船逃呀，喲喲。』

不可歇止的苦悶和憂鬱罩住了整個的空江。一些原始人底哀愁從那枯夏的噪音之中放送了出來，迷漫着，迴蕩着，形成了許多幻象與陰影，向着我底心頭攻擊，幾乎使我昏迷。那都是一些往古的水上的人們，在自然之中掙扎，而且有着不能滿足的欲求，以致把生命看輕，而想把自己斷送在江流之中；然而，同時又有着對於生命的苦痛的愛戀，而

(12)

終於決定着要繼續這苦悶的生命，在掙扎之中尋求一個處理自己的方法。但是，那聲音，由那年老的枯夏的嗓子裏流了出來，那裏現着這年老的人該是有了怎樣不可以忘懷的記憶。聲音震動着，一直鑽透了我底心底。

——青春是過去了，跟着青春而來到的是——一個老年，而人類就是在這命運之中輾轉着的。

我戰慄地說道：

『水上漂老兄，這歌裏面也有一個故事麼？』

『這歌麼？是真的事情呢。』他馬上就回答了，使我底心感覺了一些輕鬆。

『大約是很淒涼的吧？』

『可不是！給你們年青人聽着了，怕真會哭幾場吧。』

一層憂鬱網早又套到我底心上了。我不能想像那年老的人，他將說出一個怎樣的故事，或者說出一個怎樣的結果。船是沒有保障的一片落葉，而江流則是狂暴的；人類在這中間能算得什麼呢？也許

從遠古以來就有苦悶伴侶們沉葬在江心之中的吧？
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了我的眼角，而濃霧就在這時更
密起來了。我以戰慄的手掌着舵尾，我底老船夫仍
然是拚命地把槳在水上打得拍拍地響。我們都是在
黑暗之中，在這黑暗之中向前闖着。

『講罷，水上漂老兄，我正等着聽呢。』我無
法隱藏我底聲音底顫動。

『忙嗎？夜還長得緊呢。明兒天氣準熱，我們
今晚趕一晚夜路，至少要到古龍灣去灑船。你不是
要睡麼？早呢，半夜還不到……』

我感覺得我受欺侮了。我為什麼會怯弱得要睡
呢？我說：

『不是呢，我想你給我講那故事。唉，你一唱
起那歌來，我就想哭呢。』

『哈哈，老三，太沒用了！又想哭？年青青
的，為什麼老是想哭呢？你今年十六歲吧？』

『是的，正是十六歲呢。』

『十六歲，正是好年紀呀。怎麼天天想着哭
(14)

呢？十六歲的時候，我還沒有到船上來，可是我已經長得現在一般高。我在殷狗三家裏做長工，一年十五串錢。那時，他家女兒愛上了我。……』

『是的，我聽見說過的。』

『那時候，我也愛哭，時常一個人偷着流淚。可是，有什麼用？老實說，老三，人總得活，活着就得有點兒活勁。哭哭啼啼，娘兒們一樣的，算什麼呢？吃兩塊豆腐，得賣四兩氣力。哭有什麼用？比方說，船打水上走，水要往下流，這有什麼辦法？任你燒香求神，可能夠叫水往上流麼？有什麼用？我們祇能這麼撐，這麼掙，向上爬呀，爬得一尺算一尺，爬得十尺算一丈，那才是真的。「爬白了鬍子爬不上青山瀾」，可是多少人不是一年上下幾回的麼？呃，老三？』

我戰慄地聽着這頭髮和鬍鬚都已灰白的老人說着他底言語，我想不出話來回答他。人啊，有的是在水上抖擻的，而有的倒比水還強，倒是將鬥爭當作了生命，而埋葬在鬥爭之中的。

我苦悶着，如同有火在我底心頭燃燒。

『喂，老三，怎麼的？在想什麼？發呆麼？記起了你底媽媽麼？媽媽痛你一場，不是要你像這樣的呀。唉，你媽媽真強，那一年發大水，你媽媽還架着船到處找你爹爹底屍首呢。你媽媽一生沒有哭過，不像你。』

我如同落到一個惡夢裏，而那過去十六年的生活，就一幕一幕地顯現到我底眼前了。我戰慄得不能說話，祇覺得熱淚是如同崩潰堤防一樣從我底眼中湧了出來。

『發愁是沒有用的，老三。像你這樣的小夥子，一天走得八十里的上水才算對得起自己。發愁有什麼用？發愁可以當飯吃？笑話！』

我底心如同一團亂絲，纏結着，解不開，找不出一個頭緒。我感覺得我底心中有着無數的騷動，祇想高高地呼嘯。我感覺得我底老同伴底話語，一個一個字都是一個火把，牠們燃燒着我底心，使我昏迷。牠們燃燒着我，使我感覺得這燃燒比這逆流

(16)

底衝擊更爲厲害。我感覺得我是錯活了若干年歲，我祇是在黑暗之中苦悶地摸索，然而却從來不曾有過一點光明臨到我底眼前，這使我不知道怎樣去看周圍，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去使用我底氣力，而因之，我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怯弱起來了。

『你底話真對呢。』我說了，心中感覺了輕鬆和愉快。『人活着，就得像我們在這些漩渦裏邊掙，可不是？』

『正是呀，正是呀！』我底老同伴健壯地呼喊了，使得這黑暗的江上一時爆發了無數的火花，而我底心也在這些火花之中漸漸溶解了。我感覺得血液在我底全身騷動，使我禁不住發出愉快的戰抖。我一隻手拭去了眼角的殘淚，不知覺地從口裏長長地呼嘯了。

小船在黑暗的江心之中向前衝撞，水流得更急了，然而，我們底手變得更爲健壯。槳迎着逆流急急地拍，聲音變得愉快而且和諧。

夜已半了。微微地似乎有風在江上吹拂，而濃

霧也在慢慢地稀薄。

船向前挺進着，兩個人連咳嗽也沒有一聲。江底流動與夜底歎噓在我底心中和諧地合奏，使我感覺得愉快。我幾乎要發狂了，然而却不能動顫我底身體，江水從船底憤怒地衝了過去，唱出了憂鬱與敗北的曲子。

『要睡了麼？還早呢。』

『不，一點兒也不想睡。』我說着，身體微微地動了一動。

『那麼，還是說說話的好罷。太靜了，走得不耐煩的。』

『那麼，你先說罷，我沒有什麼說的。』

我也沒有什麼說的呢，哈哈！』

船仍然逆着江流向前奮進着。水憤怒地碰擊着船頭，然而終於敗北地逃向了船底。我們努力撐持着船，聽着水聲底敗北的嗚咽，心中感覺了無限的愉快。

『打從你底頭上走喲，你這逆水呀，
我有兩隻手，兩葉槳喲，
拉索的哥兒們呀，莫後悔喲，
等到娘兒們死盡了，再還呀，鄉呀！』

我說：『好呀，再唱一個罷，唱得真好呀！把
娘胎裏的勁兒也拿出來唱罷，一直唱到天明。』

『等到娘兒們死盡了，不還鄉呀！』

『……………』

船上又復沉寂了，祇有水在船下敗北地流，嗚咽地發出了怨聲。我們愉快地撐持小船，向前奮進。在熹微的黎明之中，夜在漸漸地消殘。一息清鮮的晨風把殘餘的白霧吹散，我是如同從一個悠長而不可解說的惡夢之中醒來了。我把着舵，在船尾站起了來，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我想唱一個歌，然而記不起一首最合適的歌曲。船在向前推進着，槳

聲拍拍地響，船在向着逆水跑，跑，把一切的渣滓都遺棄在後面了。

『等到娘兒們死盡了呀，也不歸鄉呀！』

『.....』

船在向着逆水猛力的跑，水在船脚下敗北地流了去。兩旁望不見岸際，前後望不見灣角，祇有上流打下了幾叢翠綠的蘆葦，依着在我們的船旁。

『我們要打從你底頭上跑喇，你這逆水呀！』

.....

老人沒有咳嗽，只有槳在水上拍拍地打，發出愉快而和諧的響聲。

——我們與一切皆在微明之中前進了。

·夜店

在寒風呼嘯着的夜裏，拽着疲倦的腿，沿着碎石子鋪成的高低不平的路，我如同一個永遠也不休息的旅人，向着市外暫時寄住的家走了去。一天，又是這麼一天過去了，昏沉沉地，跑完了一切的馬路，看完了一切的嘴臉，聽完了一切慈悲而令人感激的教訓。

『別那麼抖着呀，朋友！抖着有什麼用？年紀青青的，有的是氣力！像這樣，瞧罷，像這樣，撼起一塊石頭，扛到肩上，走它三里五里，還怕不出汗麼？』

真是辦法呢？將石頭扛在肩上！肩上沒有石頭是不能過生活的呀。撼着，扛着，身上出了汗，眼發了花，腦袋要脹破——奔跑着，在馬路上頭，撼完了每一塊石頭，那麼，這一天是應當完結的時候了。

寒冷麼？發抖麼？

是的，忍受就是生活，而且，這世界就是建築在人們善於容忍肉體底苦難這偉大的精神上頭的。在馬路上，可不是有着無數的人在肩上扛着石頭奔跑？是多麼寬闊的肩！是多麼會扛重負的人們啊！

我停立在寄住的小店底門前，用了永遠也不會發起熱來的手撫着門板，從門縫裏窺見了室內的火油燈，昏黃的燈焰苦悶地燃燒着，黑烟如同汙濁的嘆息，直往上冒，朦蔽了透明的燈罩，使得室內現得異樣地慘澹。

一堆一堆低矮而腐朽的房屋全死去了。黑夜底影子扼住了每一個人底咽喉——在這時候，誰是應當嘆息的？而且，爲什麼還能有嘆息？

我輕輕地掀開了門，默默地鑽了進去，正如在清早逆着風從這門裏鑽了出來的時候一樣。

奄息的爐火還疲倦地燃燒着，爐旁蜷伏着可憐的憔悴得如同一個幽靈的老婆子。她以睜也睜不開

的眼睛凝望着沸水壺中發出的水蒸氣，想到了死去的年老的伴侶，和不知怎樣就沒有看見同來的壯年的兒子，忽然，就不自覺地哭出聲來了：『在以前也是有過好日子的啊！』

牌客們苦攢着眉，瞪着眼，歪着腦袋，把汗穢的手指伸了出來，抓起了一塊沉重的竹牌，手發着抖，思索着，苦惱着，懷疑着，不知道是自己決定了命運或者是命運要來決定着自己。

沉默着，計算着身邊所殘餘的工錢，規劃着日子是應當怎樣挨過，想着在這樣的世界上活上一天也就等於沒有活過，而望着這整整的一生，祇如同一塊牌從手指中錯誤地撲了出去，一個命運的打賭就這樣慘敗了。

沒有歡笑，沒有言語，撫着牌塊，如同戰場上的兵士撫着自己底傷口一樣。生命底打賭，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人們屏着呼吸，在沉默之中作着生與死的鬥爭。

老婆子嗚嗚咽咽地哭了，抽搐着，不斷地搖着
(24)

頭，好像瘋子一樣。

『 噯，死了……噯，不見了……年紀青青的也都找不到活幹。呃，姓劉的客，今天怎麼樣？……噯，說呀，告訴老婆子呀……老婆子是好人，老婆子疼你呢……噯，你真好，不愛說話，又不喝酒……呃，今天怎麼樣？有活幹麼？……噯……噯……老婆子真是苦命人啊…… 』

唉，我將告訴她什麼呢？告訴她說這世界祇是堆滿了無用的石頭麼？或者，告訴她說把石頭扛在肩上在馬路上面凍跑是一種羞辱而沉重的負擔麼？我不如說我底腳已經凍得冰冷，是需要一盆沸熱的水來把牠們燙得溫暖一點。

說起這生活。哼，生活？生活，就是肉體底殘害！一注下了下去，於是就把血和肉來作着零的和整的抵押了。誰來接受這無價值的多餘的物品？簡直沒有人願意把這些生命底抵押品偏着頭來作出一個甚至於是粗略的估計。

『滾開，別多話！明天來看。年青的漢子又怎麼樣？這樣大的地方，還怕少了你一個？好寶貝！』

而那不知怎樣就沒有看見回來的壯年的漢子底影子就浮現到我底眼前來了。

可憐的寂寞的老婆子，她能知道她壯年的兒子底下落麼？她將永遠也不能夠，除非她也能走那幽深的，黑暗的，沒有底的，人和人並排擠着而呼吸着那自從有了建築物以來就從來不曾流通過的空氣的那個角落去——除非她也奔到了那個角落，她將不能知道她底壯年的兒子有了怎樣的下落，並且是怎樣在那裏躺着，以充滿着信念的眼睛仰望着一個遙遠而不可及的光明的明天。

將生命和命運打着賭的人啊！

牌客們散去了，疲倦地，沒有歡笑，也沒有言語。一整個世界底沉默壓了下來，使得每個人底嘴唇惟恐不能閉得更緊。

『明天啊！明天該是發工錢的日子吧？』

夜是恐怖地靜寂的。老婆子如同一個遊魂，在昏黃的燈下閃來閃去，不住地發出了底聲的鳴咽，如同一個瘋子。

『噁……鳴……我底兒子……姓劉的客，你可見到我底兒子？他可不是陪着你每天在麵館吃麵？……噁……鳴……姓劉的客，你今天可是一個人吃麵的？……』

我抖了一抖，覺得眼面前的油燈是整個地熄滅了。

飢餓能使人變成什麼呢？當寬闊的肩上扛着石頭，從這一條馬路底開頭走到那一條馬路底末尾，頭脹眼花而且全身出着冷汗的時候，人們怎麼還竟能有着如駝鳥般負重的氣力呢？

我擦燃了一支火柴，讓那微小的火光照明了這間破敗而暗澹的房屋，老婆子是倒在爐邊昏然睡去了，身體蜷曲得如同一個洩了氣的圓球。

鬧市

這鬧市，使我衰弱而且怯懦。在鬧市底邊沿我尋着那靜寂的道路，在昏黃的燈光下面踏着，讓我自己聽見我自己底足音。

工廠已經死寂，投下黑暗的陰影，橫過路邊。我底脚沉倦地踏着，踏着，踏在車輪所留下的跡印之上。

我感覺寂寞了。

鬧市，牠將我底鄉土投到了另外的世界，我聽不見親切的故鄉的語言，看不見隣人底仁慈的笑貌。

我有着大的手和大的足，這是我父親遺留給我的產業——我也是個農民吧，因為我父親底緣故。然而，如今，我是在寂寞之中彷徨着了。

市區底外邊，從田野吹來了涼的風。憔悴的玉
(30)

蜀黍在晚風之中搖曳着了。

『是秋天啊！』

故鄉在什麼地方？——一個遙遠而淒楚的夢。

故鄉底人們如今是在收穫着麼？收穫的歌聲是遍佈着在寂靜的田野麼？金黃的禾穗和雪白的棉朵是在晚風之中飄盪着植物底芳香和土地之氣息麼？

『不，故鄉，連最後的一滴溪水也乾涸了。』

呻吟着而且嘆息着的故鄉的田野，那是一個不安定的戰慄。被驅逐的故鄉的少年人們，不久，也許會結着伴而來到這慕不相識的鬧市了吧？

從鬧市可以學習到什麼呢？——人們說着：『到城裏去！』

吃慣了樹皮和草根的口，難道是要來學習納進灰塵與煤屑了麼？

人們會慢慢地學習着，看慣着發生的新奇的事情，聽慣着被呼喊出來的新的語言。

於是，鬧市張大着巨口，將人們吞了下去，吸乾他們底血液，使他們變得衰弱了。故鄉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沉重的夢，土地底芳香將是一種遙遠的誘惑。然而，大家都是沒有了土地的人了。

集結着在工廠底近邊，工廠却祇是悄然，沒有聲息；烟突，牠變成了一個永遠的驚訝與永遠的疑問。

『兄弟，閒着是不行的啊，像這樣閒着。』

『是的，兄弟，閒着是不行的。誰願意像這樣閒着？』

——回鄉下去不好些麼？

——好什麼？回去祇是送死。

——……那麼？

——還有什麼『那麼』？

交換着問答，搖搖頭，沉默了。

秋，在黑暗之中緩緩地降落，落在玉蜀黍底細長的葉上，奏動了簌簌的響聲。天上，沒有星和

(32)

月。

是秋天啊！

在市外的田野之中，我沉倦地踏着我底脚步，
而感覺寂寞了。

故鄉已經平靜地安息了麼？孩子們已經睡眠了
麼？在星光之下，有故鄉底人們甜蜜地躺在禾場之
上，閒話着家常麼？

一顆流星衝破了黑暗的空際，劃出了一條銳利
的紅線。

——不，故鄉底人們如今是伏在田溝之中，正
在等待災難底降臨了。

秋風吹拂着，在市區底外邊。

我感覺憂鬱了。

——秋風，你說着什麼話？

——啊，我不懂啊，秋風，你說着什麼話？

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

市邊區，馬路底盡頭。在記不起來的往日。人們慣常將垃圾往這裏運送。當垃圾堆成了小山，於是有人在上面建造房屋了。房屋自然地形成了一條弄堂。一條汙濁的水溝從弄堂旁邊流了過去，永遠發出着難聞的惡臭。

是潰爛的都市底邊沿！潰爛的都市底邊沿吸引着青蠅，而青蠅就麇集在這潰爛的邊沿上頭。

我是這樣的一隻青蠅，被人呼喝，被人憎惡，被人驅趕。而當我疲倦於踏遍全市底馬路去找一個可以安頓我自己底身軀的地方以後，作為一種必然的歸宿，我來到這弄堂之中了。

『擺樓上空着。高興，就住下罷。兩塊半，不可以再少。大家體面人。』

於是，我住下來了。

弄堂裏面住着粗暴的人們，粗暴，沒有禮貌，被人瞧不起，因此也愛罵人，愛咒詛，臉上老是表現出憤恨與殘酷。然而，又是多麼溫和，又是多麼良善，多麼沒有惡意而有着忍耐的美德的人們啊！

忍耐着，咬着牙，昂起頭，按一按胸膛，將冰冷而如野獸一般的眼光掃了下自己底女人和孩子，於是，低下了頭，喪沮地朝着破褲子倒了。

『咳：這年頭，不是人過的日子，這年頭，』怨望而嘆息地說了。

這年頭，比不得別個年頭了，去年，弄堂裏有一家酒店，前年，還有一家墜紙店，上前年，還有一家小米店。而然，如今，弄堂裏的人們已經失却買賣的興趣了。

弄堂沉默了起來，人們全掛着憂鬱的臉。

孩子們悄悄地拿起鐵罐或者竹籃，出發到附近的垃圾堆去，不笑，不罵，也不爭奪，垃圾裏已經沒有可羨慕的收穫了，而少年的男子們，則躺在破褲子上頭，全沒有出去看一看的意思了。

黃昏以後接着的是黑暗。而更爲深重的壓迫就埋伏在秋風和秋雨底暗雲之中了。

老虎灶旁也使人感覺了涼意。

樓下灶披間裏開設的翻砂廠早已封閉了火爐。

敲着竹片的賣餛飩的人已經去得遠了。

細雨，隨着風，傾斜着落下。

靜寂而且黑暗，靜寂與黑暗之中鼓動着不安的呼吸。

是誰底孩子哭了，絕望的哭聲打破了靜寂而黑暗的夜。飢餓底火在猛烈地燃燒了。於是，輪到了母親底惡狠的咒罵。

『怎麼還不死啊！』

暫時的沉默，伴着淅瀝的雨聲。

於是，艱難而沉重的呼吸，起伏着在胸際，忍耐着壓迫着，窒息着——掣轉着在破褥子上的男子終於迸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

我戰慄着，在攔樓上面。攔樓是黑暗的，黑暗而且狹隘，轉不過身子，伸不直腰。如同一隻鼯鼠一樣，我躺着，躺在薄弱的樓板上頭，蒙着頭，想忘却了那些惡夢一般的思想。

而雨聲就變得更爲淅瀝，風由曬台上面，通過了板壁，一直貫了進來。我試着將自己底手和足作出最大的蜷縮。

夜變得太長，長到光明底希望在沮喪的等待之中漸漸地滅絕了。

我想到世界和我。世界是黑暗的，而我是在這裏蜷縮着，如同一隻鼯鼠。

生活，如同浮在無際的水上——我想着。生活，是在往下沉，往下沉，沉到自己會被淹沒得無踪無影無際的水上是沒有道路的。

我想到了海，和海上的狂風，和狂風之中的船隻，而蜷縮着的身體就不自主地發出不可抗抗的寒戰了。

——一間烟紙店關閉了，人們不再有口裏銜紙烟的餘裕了。一間酒店也關閉了，但是，該有多少泥醉的漢子用燒酒燒着自己底飢餓的身體啊，我胡亂地想着。

於是，我底思想轉向了那個在那灶披間翻砂廠當着裏學徒的孩子。我感覺那孩子是有着過份的憂鬱而沒有一個孩子應有的活潑，除了他底手藝上的靈巧以外，我又想到那兩個在灶披間裏開設着翻砂廠的男子，並且懷疑着他們底翻砂廠底出路。

而夜晚就遲遲地過去了。像崩潰了堤防一樣，四面的工廠一齊發出了高聲的喟嘯，黎明是艱難地回來了。

我支持着昏倦的頭，爬出了我底厠樓，走到水管旁邊，想用涼水使我變得清醒。

當我走到那灶披間，灶披間裏已是空着，人去了，工具被移走了，祇剩下了一堆煤屑。

我感覺寂寞了。

那憂鬱的孩子，他不會再來。在秋風秋雨裏，他會在馬路上面徘徊着，或者，在垃圾堆旁看着別的孩子們從垃圾堆中拾起垃圾。他也會伸出手來從垃圾堆中去拾起一塊生鏽的爛鐵片麼，不，他會感覺慚愧。他是有手藝的人啊。

在迷濛的細雨之中，汙濁的水溝發出腐爛的惡臭了。

弄堂是由垃圾堆生長出來的。

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

惡夢

一個月以來的恐怖生活總算已經過去。現在，經過了長途的山道汽車的奔馳，終於來到這海濱的汽船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鮮的空氣。

雖是冬天，在南方，太陽還是溫暖的。我在船頂找到了一塊空地，靠着欄杆安置了被包。在逃難的境況裏，誰也想不到旅行人底苦楚的。人聲嘈裏着，女人們和小孩們尤其吵鬧得利害，但是，我祇能倦怠地依着欄杆，看着海潮是怎樣一分一寸地漲了上來，希望着港汊不久以後就會被潮水填滿。山道上，長途汽車仍然是一部一部地以瘋狂的速率衝了過來，從城裏帶出死囚般的人類，來到這海濱的汽船站；幾乎等不及最後的一位乘客從車裏爬出，便又瘋狂地向着城裏奔去，在車後拖起一陣赤霧般的灰塵。

一個月。雖然是一個月，但是，是怎樣長的時

間！自從戰爭謠言發生以來，一座城便好像被神們遺棄了似地，忽然改了形像，而成為活的地獄了。佩着新奇標幟的兵士們在街頭成羣地走過，採購着各種用品，逢人說着要開赴前線的話，露出一些苦臉，而不久，就慢慢地從城裏絕跡了。人們聚在一起，就猜測着前方的戰況，然而，是那麼漠不關心地，祇是當作閒談來議論着。宣傳員們在街頭貼標語，請人去赴羣衆大會。而正在羣衆大會的時候，飛機就飛來了，一共有六架，排成陣列，先放琉璃烟，以後就拋炸彈。以後，是每天都發生同樣的事情的。

每天，一到正午，城裏就變得荒涼起來，連最繁盛的街道上也難看見行人走過。被炸塌的房屋在街頭豎立着，空洞的四壁，顯得分外落寞。葬身在瓦礫堆和空場上的人，一天一天多了起來。然而，當飛機擺成陣列在上空盤旋，發出轟隆的巨響的時候，就是人類最銳利的號叫，也會聽不見的。直到夜晚，在那冷寂的空氣裏，才有母親們底哭聲隨着

夜風飄出來了。

一個月以來，我祇是每天早起就跑出城去，到郊外看飛鷹，或者到山裏去聽流泉，而傍晚回到城裏，所看見的却祇是又多了一些新的灰燼。人們低着頭，從幽抑的路燈下面無聲走過，或者漢子們持着鋤頭，用手提燈照着傾塌的房屋，從瓦礫堆裏發掘着支離破碎的屍體——想到這些，我禁不住地抖擻了，如同剛從惡夢裏醒來似地起了一陣寒慄和惡心的感覺。

到什麼時候為止啊？——這麼地自己對自己嘆息着了。

望望天，天是碧藍的，沒有一點雲影。礮脊的山崗呈現着暗紫色，顯得那麼蒼老。幾隻蒼鷹飛旋着，互相追逐着，給那碧藍的天幕畫出了許多淡黑色的弧線。潮水，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漫過了港堤，使近邊的低地全變成了大海底一部分。汽笛在頭上嫋嫋地鳴着，船身也隨着迂緩地擺動了。

人們互相招呼着，說着各種告別的安慰的話。

一個頭上纏着黑布的中年男子也雜在碼頭上面的人羣中，忍着痛楚似地拉直着槓子向船上喊：

『阿妹，免急，沒要緊啦。』他招招手，又把頭搖了一搖。『阿寶乖，阿寶長大你就有靠啦。』

『是，阿舅。阿舅也要當心啊！』

說話的是一個鄉下婦人，她手裏牽着一個小孩子，聲音是那麼戰動而且慘澹，紅腫的眼睛裏忽然漫出眼淚來了。男子又說了一些聽不清楚的話，然而，女人却祇是招着手，一直到汽船轉了彎以後才把手收了回來，轉過身來，望了望週圍的人，羞慚地低了頭，抱起孩子，坐到自己底紅漆小箱上面去了。

海天是遼闊的，海風溫暖而且強勁，在碧綠的平面上掀起一堆穩健的波瀾。陽光照着那起伏的汽船，人們全感覺舒適了。有幾個鄉下人低低地談論着，說着一些不可理解的鄉音，而多數，則祇是靜默，合下了眼，或者把眼睛望着遠方，沒有目的，

也許竟沒有任何想念。機輪軋軋地轉動，不時，一個浪頭碰上了船緣，發出一陣嘩喇的響聲。

是多麼靜寂，多麼單調啊！然而，也是多麼可愛的靜寂和單調。人們全是這麼倦怠，好像那不久以前所經過的惡夢現在已完全過去，而不自主地感覺着疲乏了。剛剛從那緊張得像要斷的弦一般的生活裏逃了出來，現在，在這裏，空氣之中有着清鮮的鹽味，海風是這樣催人甦醒，我恍惚覺得離開昨天底生活已經許多世紀了。漁舟在遠處浮着，如同一些張着翼翅的白鴿，幾隻海鷗繞着汽船，一會兒飛在船前，一會兒隨在船尾，而漸漸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沒入了海波，使我感覺了驚異和羨慕。

『然而，也同樣是在風暴和波濤裏面討生活的動物啊！』

我看了看那個坐在我身邊的女人和她底孩子。女人是年青的，然而，却是那麼瘦弱，因為頭上蒙了一塊黑布，臉面現得更蒼白，她抱着她底孩子，低着頭，好像是在苦惱地沉思。那孩子依在她底膝

前，用圓圓的眼珠子怯生地看著船上的人們。微微鬆曲的頭髮使他現得活潑而且聰敏，然而，却是那麼溫順，沒有一點男孩子所有的颯強。這一對孤單單地互相依傍的母子，不知道怎樣令我生了一種同情的憐惜。

『小弟弟真乖呢。』我彎下身來，牽了孩子底手，這麼地說了。

女人吃驚似地猛然抬起頭來，紅腫的眼望了我一望，臉上忽然現出了一抹害羞的紅暈，但是，隨即平靜了下來，勉強地微笑了。

『阿叔誇獎呢。』戰慄地說著，又把頭低下了去。

我本想繼續發出一些質問，然而，一種落寞和恐懼的心情使我把我底問題咽了下去。人間的苦難在人和人之間加上了許多籬牆，那是不容易撤除的呵！在旅途中，每個人都感覺着孤寂，然而，每個人對於另外的人都是加以防備的。就是這個以勉強的微笑和戰慄的聲音來回答一個同情然而陌生的旅

客的婦人，誰知道她有着怎樣的想法呢？

汽船好像沒有氣力似地，祇是緩緩行着。海現得那麼平靜，那麼安適。而一切都是寂靜着，單調得怕人。我選取了一條可以通過的落，在人叢中的行李堆中來回蕩着，意識着一個風暴也許會來吧。

我想到一個我所認識的小女孩，她照着她底先生教給她的，飛機來的時候應當躲到榕樹下面去，然而，一顆炸彈却正投中了榕樹，打折了一根樹枝，正落到她面前，幸喜不曾開花，祇碰傷了她底足踝，可是，這女孩却一直瘋癲了。另外，有我底的幾個學生，有一次在公園裏正給炸彈投中了，連屍骨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她們底父母到學校來哭鬧着要女兒的情景，我是怎樣也不會忘記的。

幼小的，活潑的生命們，一轉眼間就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這難道不是可惜的事麼？這難道能夠去責難那些父母們底愚蠢麼？我沉在我底思想之中，感覺得一切變成了一個惡夢，是那樣的糊，是那樣的不可以理解的。

忽然，一陣銳叫從我底身邊發出來了；

『飛機啊！飛機啊！』

我身邊的婦人抱着孩子跪到了船板上面，臉面變得鐵青，眼睛發着血紅，一下子扯住我的手臂，一下子又用手指着東邊，不住地喊叫着『救命！』聲音是那麼淒厲而且迫切，如同海潮已經衝過了隄防，要把人們全都捲去似地，使我也不禁戰慄了起來。船上，人們騷動着，絕望的叫聲從船艙和船頂一齊發了出來，女人們和孩子們已經高聲在哭喊着了。

東方的天空，一粒灰白的點子在移動着，迎着汽船飛過了來。一會兒，轟轟的響聲已經可以聽見了，那灰色的，鳥一般飛着的機械，已經可以整個地看見了。汽船加速了速度，船身變得搖擺而且顫播。人們互相擠着，嚷着，艙裏的人向着船頂鑽，船頂上的人向着船邊擠。

『莫擠啊！船翻了大家都活不成。』一個粗壯的喉嚨這樣叫着，但是，誰能聽從這樣的忠告呢？

我身邊的女人和他底孩子已經被人擠倒在船板上頭了；女人仍然緊緊地抱住了孩子，在船板上拚命地打滾，口中發出聽不清的銳叫。孩子却已經哇哇地大哭起來了。

飛機在船前不遠的空中飛着，飛得那麼遲緩，然而發出粗暴的震耳的響聲。人們靜了一會，可是，約好了似他，忽然又一同喊叫起來了：

『飛機啊，要拋炸彈的！』

一整船底人期待着那最後的命運。誰也料不定是在什麼時候一切都會完結。船是在海中，海裏面也不是逃命的所在啊。在這裏，祇須一個，僅僅一個威力最小的炸彈，照準了烟窗投了下來，那麼，整個的船和他所負載的一切，就都會沉到無底的海中去了。

當飛機臨到了汽船底上空，人們又沉默着了。沉默着，沉默着。祇等着那被註定了的最後的命運。

『莫要緊啊！是郵政飛機！』一個穿學生服的
(52)

青年首先發現了安全，這樣大聲地叫了出來。然而，這欣喜的發現却已經不能挽救一個不幸的結果：在船尾上，已經有一個中年男子跳到海裏去了。

汽船暫時地停了下來，水手們嘗試着去打撈那跳了海的男子。船上變得更爲嘈亂了，詢問和慶幸和惋惜和咒詛鬧成了一片。

『什麼世界啊！』一個老頭子連連地搖着他底頭。

我發現我身旁的婦人已經沉默了，她抱着底大聲號哭着的孩子蜷成了一團，歪在船板上頭，眼睛直瞪着天空，沒有哭喊，沒有眼淚，似乎也沒有呼吸。我彎身下去，將她拖了起來。

『莫要緊呢！是郵政飛機，不會拋炸彈。』我安慰着她。

她睜大了眼睛，但是眼珠仍然停滯着，疑問而又憎惡地望着我：

『莫要緊？飛機不拋炸彈？你讀書人曉得什

麼！騙人！』於是，搖搖頭，把眼珠突了出來，望望那已經越空而過的飛機，突然又歇斯迭里地喊叫了：『救命啊！救命啊！』接着便把孩子底頭緊緊地按在胸前，大聲地哭起來了。

站在旁邊的人們也搖搖頭，嘆息着走到船頭去看水手們打撈跳海的男子去了，而留在我身邊的，祇是這一個被恐怖將神經壓碎了的女人。我能怎樣辦呢？我遲疑了一會，便蹲了下去，從她底懷中抱出了那已經停止哭泣而變得癡呆了的孩子。但是，那女人却如同一個母雞似地跳躍了起來，以我所想像不到的氣力從我底手中把孩子奪了回去，又歪在船板上頭，哭着了：

『祇剩下阿寶一個人啊！祇剩下阿寶一個人啊！』

天仍然是那樣清明，海水仍然是那樣深藍，祇是海風却變得淒厲了。汽船緩緩地行駛着，但是，顛播得很利害。被打撈起來的男子僵直地躺在船尾

(54)

人們所挪出來的一塊空地上，已經沒有呼吸了。

一切都靜寂了，人們閉着口，沉默了下來，惡夢之上又罩上了一層惡夢。

我在身旁的女人也稍安靜了，然而，仍然不斷地低聲嚶泣着，哭着被埋葬在瓦礫堆中的丈夫和一個九歲的孩子，他們都是在磚瓦廠作工的，因為廠屋被炸塌而終於給埋葬到磚瓦堆中了。

將晚的時候，汽船駛入了安全的港口，海港底一邊是安全的租借地，另一邊，在許多高聳的建築物上也插着外國旗。經過了麻煩的檢查手續以後，旅客們全離了船，向着海港底兩岸分散去了。我也提起了我底被包，望望那沉落到山邊去的太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阿嫂，你去什麼所在？』看看那緊抱着孩子坐在紅漆箱上向着岸上發呆的婦人，我禁不住這樣問了。

她回過頭來，以不合式的嚴肅用手指着我底鼻

尖說了一聲：『去你底罷！』然而，立刻又變得天真而且誠摯起來，垂下了頭，低低地喃着：『哼，你好，阿寶爹，你好，你是好人……你把阿寶抱去罷……』

孩子睜大了疑惑的眼睛注視着我，卷曲的頭髮給晚風吹亂了，好像被火燒焦了的一般——我急急掩住了臉面，用一隻手提起被包，鑽進艙裏去，從艙門踏上了到碼頭去的跳板。那一晚，在小旅館裏面，我一直做了無數的惡夢。

來到海濱

來到海濱

山巖環抱着沙灘，海就躺在前面，是那麼悠閒而且沉靜，如同一個初從睡夢之中醒來的美人一樣，嫵媚地回味着夢裏的奇遇，而輕輕地搖着頭，微微起伏着胸脯，模糊地吐出一些含羞的，祇可對自己講的言語，溫暖的風吹着，使人窘，也使人疲倦。而海鷗，不是很疲倦地在波浪中間穿繞着麼？那動作，一時是迂緩的，而一時又變得矯捷而且迅速。

我疲倦地躺在靠巖石的海灘上，有意無意地聽着海浪和海浪底私語。牠真是太疲倦了，而同時，我也感覺着我太幸福，離開了那煩囂的城市，離開了那一刻也不能停止的瘋狂般的速率的生活，現在，躺在這裏，有山巖環抱着我，有海躺在我底眼前，牠是祇能落在冥想之中了。

平靜，悠閒，幸福和愉快；我把眼睛轉動着，
(58)

希望在週圍能夠發現什麼可以把我從這過於完整的冥想之中引誘出來的對象。巖石是奇突的，使人止不住要猜疑牠們在從前也許是海中的什麼希異的動物。而在巖石後面，則聳立着一棵高大的榕樹，使我默然對牠發出遐想了。

榕樹是我所愛好的植物。在南方，我每天可以看到這種高大的植物？然而，沒有一次牠會使我生出厭惡。榕樹是老人似的植物，鎮靜而且文雅。有時，牠會搖着牠底頭，例如一個老人回憶着那過於古舊的故事而發出低微的嘆息，而有時候，牠也會好像感覺了憤激而將那紛亂的長鬚抖動起來的。

仍然沉醉着那榕樹底冥想裏，忽然一陣尖銳的號叫將我驚醒過來了。六個穿着灰衣的人押着一個年青的女人從巖岸向着沙灘走來，女人口中祇是銳聲地裏叫。趁着還沒有被注意到的剎那，我敏捷地把自己藏躲到巖石後面樹影裏面！。

兵士們是極其沉默，而且莊嚴的。他們底行列，由一個斷了左手的長官率領着，各人手中提着

火油箱和取火的燃料。他們要將這年青的女人怎樣辦呢，我不禁恐怖地想着。

女人提高着尖銳的嗓子，瘋狂地叫着，聲音淒厲，隨着風傳了過來：『這不行的！不怕！王得勝你要救我！……』

兵士們在沙灘上散開了來，斷手的長官就開始發出命令？『動手罷！』

於是，五個兵士莊嚴地，各同執行着一件宗教的儀式似地，動起手來，把乾柴架了起來，在上面加上火油，不久，一團烈火就燃燃了，而女人同時也被剝去衣裳，被投到烈火之中了。女人叫着，吼着，如同一隻被燒壞的猛獸，在火焰之中衝突了起來。

女人從火焰之中衝了出來，又被迫着回到火焰裏去。

『王得勝，用鎗打！』斷手的長官又命令了。

當女人再一次從火焰裏衝了出來，王得勝就拔鎗打過去了。但是這並沒有停止那女人底衝突。牠

淒厲地叫了一聲，隨即從地上爬了起來，掙過身體就向着海水奔去。王得勝本能地追上前去，可是斷手的長官却喊了出來：

『讓她，反正活不了！』

女人在海中掙扎了一會，就沉了下去，再也見不到浮上來。王得勝仍然握着鎗，等着。

『王得勝，轉來！』

『回營長，屍首要不要？』聲音恐怖而且瘋狂，不是從人口裏發出來的。

『屍首？』營長冷笑了。『屍首也給你罷！』於是，一粒子彈從那來斷的右手中的手鎗裏射了出去，而王得勝也就隨着倒在海濱了。

兵士們全靜默着，誰也沒有出聲，誰也沒有動作。

『把王得勝底手鎗拔下來，軍裝也給脫下……不就是？……回城去不許講一個字！』

一陣微微的騷動過去之後，斷手的營長首先向後轉，而一些落寞的步聲也接着向着巖岸響過去

了。

沙灘上面寂寞了。海似乎是靜止的，祇在岸邊留着一堆火焰，因着海風而猛熱地燃燒着。

我如同負了重傷，蹣跚着回到城裏去。一路上我想：在古代這曾是海盜出沒的所在，在那時，一個盜首用短刀刺掉一個女人或者一個手下的嘍囉，那是全無問題，一點也不必驚異的。然而，如今，當蠻荒已經成了鬧市，一個爲了尋找心靈底平靜的人却在這被遺忘的海之一隅見到一件稀有的奇蹟了。



天馬叢書目錄

(創作之部)



- 16 女人的故事 (曹明女士)
17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著)
18 愛 (沙汀 著)
19 沈鬱的梅冷城 (東平 著)
20 葉伯 (吳奚如著)
21 劉麻木 (荒煤 著)
22 情形小說 (巴夫 著)
23 速寫集 (方之中著)
24 邂逅 (聶紺弩著)
25 制服 (魏金枝著)
26 (題未定) (張天翼著)
27 山中牧歌 (艾蕪 著)
28 懷舊集 (何家槐著)
29 江之歌 (麗尼 著)
30 懋庸小品文選 (曹聚仁編)
31 夜風 (悄吟女士)
32 行軍 (葉紫 著)
33 投水 (周文 著)
34 另一個世界 (淩茜 著)
25 美洲的 (尹庚 著)

以上小說集與散文集

- 36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女士)
37 雪天 (白曙 著)
38 生活 (蒲風 著)

以上詩集

- 39 賣牛 (石靈 著)

以上劇本

廿五年四月九日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
(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
會頒給審字二〇〇七審查證)

